

客家淵遠流長

——第5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



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出版

第5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工委會

主任：賴觀福

副主席：劉崇漢

委員：丘惠中、張雅誥

第5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與第15屆世界客家懇親會於1999年11月5、6兩日在吉隆坡舉行。本書乃配合兩大盛會之舉行而出版。

序

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客聯）配合世界客屬第15屆懇親大會，同時主辦第5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我在此對各位提呈論文的學者、工委及研討會參與者表示萬二分的感謝。

雖然此次客家學研討會的規模不大，我們感到非常榮幸的是國際客家學會已確認此次研討會為第五次國際客家學研討會。

馬來西亞是兩岸三地以外華文教育體系最完整的國家，客家人更是馬來西亞華族人口中的第二大方言群。我們在世紀末之際能主辦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可謂意義深長。

我們邀請了多位外國及本國學者在研討會上提呈論文。他們是楊豪教授（中國）、馬先富教授（中國）、吳福文先生（中國）、鄭赤琰教授（香港）、謝劍教授（台灣）、饒尙東博士（汶萊）、劉崇漢先生（馬來西亞）、丘權政教授（中國）、王東教授（中國）、謝永昌先生（中國）、鄭良樹教授（香港）、梁純菁教授（中國）及劉義章教授（中國）。

通過此次研討會，我們除了探討一般的客家學課題外，也趁機對本國客家人的資料加以挖掘和研究。劉崇漢先生的《西

馬客家人》，謝劍教授的《試析馬來西亞吉隆坡客家社團的發展模式》，饒尚東博士的《東馬客家人口之增長與分佈》，鄭良樹教授的《胡文虎與新馬華文教育》便是針對馬來西亞客家人而撰寫的論文。

我相信研討會的各篇論文將提供我們對客家學探討的機會，以便加深我們對祖籍地（中國）及本土或有關地區尋根探源的認識。

研討會論文集配合懇親大會及研討會同時出版，肯定對客家學的交流與探討取得一定的效果。我們把論文集分發給世界各地的代表，這也增添了懇親大會的意義。謹此祝願研討交流取得最大的成果。

世界客屬第15屆懇親大會

主席拿督吳德芳

1999年10月5日·吉隆坡

導言

賴觀福

中原地帶也就是黃河之南長江之北的地區，在古代是漢民族集居之地，也是漢民族繁衍滋長的區域。自從東周之後，中原在很長的一段年代裡是漢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等活動的大舞台。但是，北方彪悍的異族，饒武好戰，時而對定居於中原的漢族大舉入侵，導致漢民族的五次南遷。外族南侵的時候，遭受殺害威迫的往往是與政治或政府有關的士族。他們為了自保，只好遠離災難，大舉南逃到連貫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與廣東北部這一帶的山區。這一帶地區成了中原難民棲身之地，遠離已開發的繁華地區，山高皇帝遠，正好是他們棲息逍遙之所。

經過一千多年來長時間的定居，這批中原難民便逐漸形成一個民系，有其獨特的語言、民俗與風格，形成漢民族中的民系之一。

客家民系逃離戰禍，遠避烽火，歷盡千山萬水，從中原南下，長途奔命，可以說是一篇血淚與汗水艱辛交併的史詩。在逃難中，辛酸說不盡，災難數不完。優勝劣敗，最後剩下的只有強者達到了目標，弱者便慘遭淘汰。在異地山區開天闢地，重建家園。異境求存，他們必須面對挑戰，克服困難，先則求

生存，繼而求發展。在奮鬥圖強的過程中他們必須順應新環境，同時又要保存先祖在中原時期的許多傳統與價值觀，終於形成了既有中原傳統又有本身特色的新民系，擁有特定的語言、文化和精神。

男人必須到外面闖蕩江湖，在人海中尋找出路。他們必有堅強勇猛、剛毅無畏的精神。養兒育女，又須耕田種地，是客家婦女的天職。她們必須刻苦耐勞，無怨無悔的挑起沉重的生活擔子。

回顧漢族的歷史，春秋戰國(210-770BC)是一個戰爭不止，烽火不息的時刻，又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大時代，新思想新文化與優秀的人才層出不窮。

到了1885年，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的艦隊打通了全球的海運通道，打開了中華帝國的大門。鴉片戰爭大敗之後，滿清王朝的愚昧、積弱、腐敗、暴露無遺。西方的槍炮、商業、科技工藝與社會思潮，政治思想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古老的帝國奔騰而至，掀起自古未有的巨變。從那時至今天這一段約一百五十年的歲月裡，在巨浪千層的歷史驚濤中，客家人崛起成爲領導大時代大變動的重要骨幹。如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楊秀清以及天王之下的諸多領袖要角皆是客家人。繼之奮起的革命領導人孫中山、廖仲凱等人也是客家人。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朱德、郭沫若、鄧小平以及胡耀邦也是客家人。而在台灣的李登輝以及新加坡的李光耀也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原是漢族中人數較少的一個民系，卻在這一百年的歷史巨變中擔任了最重要的角色，他們手揮大旗，站在歷史的前端，勇猛前進，這種現象引起了學術界的研究興趣。羅香林、鄭赤琰、黃石華等人主導了客家學的建立。外國的歐美學者以及日本的學者也都

對客家人的特性展開了廣泛的研究。

有一些學者指出漢民族的行動，往往受到了原來的“望洋興嘆”的局限。而客家人到了海洋之濱，卻要遠渡重洋，開拓新天地。也有人指出客家人具有高度危機意識與應付危機的勇氣和犧牲精神，種種說法不一而足。總之，客家學是一門新興的學問，在不斷發掘過程中，就有更多更新的發現。

今年十一月份，世界客屬第十五屆懇親大會行將在我國舉行，這是世界客家人雲集之時。我們徵得國際客家學會之同意，同時舉辦國際客家學研討會。這是一次歷史性的學術會議，我希望在研討中以及在各種激蕩之下，能夠產生更多新的史料與新的觀點，希望對客家學的內涵能夠寫下有意義的一頁。如今我們將各學者的學術論文編輯成書，以供研究與探討。

1999年10月5日

目 錄

序	拿督吳德芳	I
導言	賴觀福	III
中國客家人總論	楊 豪	1
客家經濟源流導論	馬先富	73
中國唐朝末年至北宋時期的客家遷徙	吳福文	97
「敏銳危機感」與客家人的政治成就	鄭赤瑛	117
試析馬來西亞吉隆坡客家社團的發展模式	謝 劍	133
西馬客家人	劉崇漢	159
東馬客家人口之增長與分佈	饒尚東	215
客家方言之形成與“發”的古今音	謝永昌	229
後記		245

作者簡介

楊豪（又名存珍），男，1925年8月生於廣東梅縣，印尼僑屬，廣東國民大學中文系肄業，廣東軍政大學畢業，中國文化部、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聯辦考古班三期結業。廣東省博物館考古、民族高級研究員，華南師範大學嶺南文化研究所特邀教授，廣西民族學院漢民族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新加坡南洋學會榮譽會員，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理事，廣東省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曾參加與主持西安半坡仰韻村新石器遺址，西安、長沙戰國、漢代墓葬，廣東漢至明清墓葬發掘；曾參加廣東境文物普查與指導中山大學歷史系57屆、58屆，華南師範學院歷史系58屆畢業同學考古實習與講授部分考古科目。曾到黎、瑤壯、畚、傣、基諾、彝、白等民族中考察。曾參加雲南、廣西的中國銅鼓與青銅文化，汕頭漢民族、新加坡世界“客家學”等國際學術論會。

主要著作有：廣東新石器時代遺址、漢至晉、南朝、唐、宋、明、清墓葬，北宋象塔建築等諸發掘報告、簡報，廣東青銅器、吳六奇陶塑、銅鼓、晉唐墓葬、中國漢民族，隋代字贊、及嶺南民族源流考等專題著論。

中國客家人總論

楊 豪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對公元前 221 年至 220 年中國秦漢起後中國的中原遺民，不同時期，以不同呼稱，面向南方南徙的歷史實際作出論述。其中還鉤探了南方各地帶各種方言民系的形式；客家人與其民系，便是這期間所形成的一支。文中還具體提出客家民系群體是隋至宋時形成，而“客家”稱名則見出于宋至明代的觀點。對他們的育發搖籃，並舉述了粵、贛、閩三省會交處的這塊地方；其民系組合，則謂粵北是與瑤人，粵東北與贛、閩主要是與畬人的融合。全文且以歷史（包括地方沿革史）、民族、地理與考古出土等諸學科已有了著論、發現的材料，採用以史言事，以物証史的形式完成著論。計分有 14 個章節。

客家人，是中國漢民族群中一支民系。對這一支民系的孕育組合、形成與從中原向南方作出南徙，以往都有著東晉，南朝南遷與組合形成說。憑中國秦漢起後的中原遺民南遷都見有分稱之秦漢時的“中國人”、“秦人”、“漢人”、“東漢迄三國時的“客”、“客遊”、“客屬”、“復客”、“賓客”、“佃客”，晉代後的“流人”，南朝、隋、唐的“僑人”等這

些事實，他們有見以“客家人”相稱，卻都還是較晚期出現的事兒。再對這一支民系的形成與南遷歷史，在中國秦漢起後的整個中原遺民南遷歷史中，且都還具體與途中地方周圍其他民族、民系共同生存，共同進取，與互相發生了水乳交融那樣的密切聯繫。因之，在著論他們的育發、形成與南遷歷史時，莫不都要具體勾連到與之共居、相存的其他民族、民系發展的歷史身上。因此著論中，在據有正史、地方沿革史（包括家譜、族譜資料）等材料同時，還尚須和具體地方語言學、地方民族學和地方出土的考古學材料相結合，也只有這樣，這才有可能道清其中發展緣由的一二。

鑒於客家民系今天于國際學術史壇上，都已形成爲一門學術學科（即《客家學》），而且還備受國際上眾多的學者，專家們的關注與開發研究，是當今一項學術的熱點。故筆者與此，也不揣識淺，給就目前業已據有了的歷史學（包括地理歷史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等學科材料，對該民系群體南遷、形成、組合與外遷海外等諸問題，試作一管的見解論探，以期能得就教諸識者的機會。以下全文是共分 14 個章節作出分述。

一、客家人是秦漢南徙遺民一個組成部份

客家人，今憑都是自中原南徙來的這個觀點概念出發：中國秦迄漢代那時起後，中原以軍事爲主的秦代軍事名將王翳所領之六十萬眾軍旅，於秦王政二十三年（前 224 年）經攻楚和滅楚，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年）且平定了原楚國外領的江南大片地方，“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後又“置閩越郡”。由此，對由他所領的軍旅，當便進入了今天的江、浙、

贛、閩與粵省東部大片地方。逮秦末至漢代，秦始皇復遣尉將屠睢發中原兵五十萬分五路越五嶺南伐越人，其中一軍並“處番禺之都”。其後，秦軍遭到了嶺南越人奮起抵抗，不敵，伏尸流血數十萬，尉將屠睢陣亡。之後，秦王政三十二年（前214年），再徙中原嘗逋亡人（逃犯）、贅婿、賈人、中原左居者、未婚女子與瀆職官吏等諸身份的中原居民重行進入兩粵，與越人雜處共居。入漢代，秦末原遺龍川任縣令的趙佗，繼屠睢為尉將後，於秦末漢初且建起“南越”王國，不久又僭號稱帝。這時中原的漢代王朝，復再遣像衛尉駱博德、主爵都尉楊仆，東漢的伏波將軍馬援等諸將率領千萬眾的軍旅人員再次進入兩粵。於這些人的籍貫中，以領軍的將領言：王翳，是頻陽東鄉人，《史記》正義注：“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邊，”即屬陝西關中人。任囂，有人認為是“高樂”籍人，“高樂”憑，《漢書·地理志》載，是漢高帝置勃海郡設二十六個縣中的一個縣，地在今日河北天津一帶；趙佗，是河北貞定人，即今天正定南人；楊仆，是河南宜陽人；馬援，是河南扶風茂陵人，即今天大康縣人。他們都明顯有來自中原的籍貫，那由他們所領的軍旅人員，無可置疑也自當是中原受遣的遺民。

綜此事實，對客家人的研究，便都沒有理由不給秦漢徙民予關注，更無道理將他們給排除出客家人的群體之外。應該說，秦漢時的中原徙民，便是客家人前期南徙活動的一個部份。他們中間前後群體的啣接，則可從不同時期出現的稱呼含寓中求索與作出答案，即本文對客家人舉論，是持秦漢觀點，客家人是秦漢徙民的一部份，他們南徙，也是自秦漢那時開始。

二、秦漢以來中原遺民南徙概貌

中國於華夏民族群中衍傳的漢民族（今天統稱作中華民族），是一支在中原黃河流域孕育的民族，其族群中之苗裔向南遷徙，早在我國商周時代便已開始了。因此本文學論，只限於秦漢以後的事實，對其以前情況，為說清問題，也作個別的涉及。

誠前所述，公元前 224 年（即秦王政二十三年），秦始皇傾六十萬士卒，委王翦為將帥，滅掉了楚國。公元前 222 年（即秦王政二十五年），依《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又降越君置會稽郡。旋乘秦並天下良機，又設閩中郡。其間，依《與地紀勝》引《桂林志》載，秦始皇還於興安縣築秦城限越。這便說明：秦代以王翦為首號稱六十萬眾的軍旅，當時均曾沿兩湖地方進入今天蘇、浙與閩地和湘之湘江與桂之漓水沿岸。秦末漢初，依《淮南子·人間訓》“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這時間以屠睢為首所領之軍，又號稱五十萬人馬，從正南方南伐，進入了桂東北湘界的鐔城，湘南境的九疑，與贛南地漢代豫章郡的南界，贛北鄱陽湖畔的餘干，與今日廣州境的番禺等諸地方戍守。公元前 214 年（秦王政三十三年），還“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史記·秦始皇本紀》）。改原軍事進攻政策為謫徙中原居民與越雜處政策。基此，中原徙民，又分別進入了當時所置屬於今天廣西都陽山與大明山以東九萬大山越城嶺以南，和廣東肇慶至茂名一帶的桂林郡，與今日的越南中北部和廣西西部象郡，暨今天滄江大羅山以南，珠江三角洲與綏江流域以東等諸南海郡所領地方。

迄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元鼎六年），當武帝再次遣兵南伐，滅掉了嶺南越國割據稱王（後稱帝）的趙佗王國後，於拆秦置上述三郡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的同時，再次將徙民進遷的範圍擴大，其西南部並直接進入了越南的中南部。

到東漢迄三國、晉後，東漢末的黃巾起義，群雄割據戰亂頻連，中原又出現了“群雄爭中土，黎庶走南疆”的局面。相繼魏、蜀、吳三國鼎力，後來，魏國滅了蜀、吳兩國；旋，北方又爆發“八王之亂”，西北方之“五胡”（即匈奴、羯、鮮卑和氏姜）大舉入主中原，殺死洛京居民三萬。同時，還縱兵劫掠，虜去晉懷帝，釀成“永嘉之亂”。晉元帝遭逼便率其衣冠臣民南渡，中原西晉王朝至此亡國，在長江南部江左，重建其東晉王朝。這時間，先行抵達江淮的徙民，於“吾聞江東沃野萬里”，“可以避亂，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三國志·吳書》卷五四）啓發下，又紛紛跨越長江，繼續南徙。其間仍居中原的，“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王導傳》卷六五），這便導引出如著名學者羅香林教授所學稱的中國內地居民於“五胡亂華”後所發起的第一次向南大遷移。自此，中原遺民從江淮到江左，由中原取兩湖，越五嶺；沿贛地，入江右（南昌），轉閩、粵，給為作出大範圍的大徙遷。

待到南朝、隋代後，江左東晉王朝不久復遇孫恩、盧循等人為首的農民起義、劉裕逼恭帝讓位，改國號宋，歷宋、齊、梁、陳各朝；旋又為楊堅所統，建起隋代。由此再一次引發起中原徙民進一步交互的徙遷。

入唐，黃巢揭竿起義，所領義軍從河南南山，進淮南去浙江，轉江西過福建；又返江西奔湖南，到廣東入廣西；重折湖

南上湖北，再奔安徽渡淮水；及至由洛陽入長安，再次逼使著徙民或從軍，或避亂，全面進行迂迴曲折的大遷徙。最後也導出如羅氏所說結果那樣：“其一為遷移於四川的人民，後來王建就以他們一部的基礎，而建立了蜀的割據政權。其二為遷移湖南的人民，後來馬殷即以他們為一部份基礎，而建立了與楚割據的政權。其三為遷移於廣東中部與廣西南部的人民，後來劉龔以他們為一部份的基礎，而建立了南漢的割據政權。其四為遷移於福建的人民，後來王審知以他們為一部份的基礎，而建立了閩的割據政權。其五為遷移兩浙的人民，後來錢鏐以他們一部份為基礎，而建立了吳越的割據政權。其六為遷移於江蘇的人民，後來楊行密和李知誥先後以他們一部份為基礎，而建立了楊吳與南唐的割據政權”（羅香林《客家源流考》）。即上述徙民後來，都已變成為地方割據政權的一支力量。以上，便是秦漢起後，中原遺民徙入南方各地後的一個梗概，當然中間還有宋至元明清這幾段情節，限於篇幅，本文恕就從略了。

三、秦漢以來中原遺民徙居地方的原住居民

上述中原徙民的分別向著南方地方遷徙，這些地方中的原住居民，又都屬於哪些呢？

南方，按《禮記·王制》載：“南方曰蠻”。蠻，典籍中有載稱作“苗”。蠻與苗，兩聲陰陽相對，古字互為同義同音，因而在南方所居的蠻，實際上是以苗蠻為稱呼的民族集團。其中“苗”。典籍又載有三苗、三毛、有苗、苗民；“蠻”，也載有南蠻、群蠻、百蠻、六蠻與八蠻，等等。基於此，鄂、湘、贛、皖等地的原住民，禹舜時，大體是以苗蠻群團主（中間當

然還包括九黎)；春秋後，這群團又衍傳出一部份稱為“楚荆”的苗裔，且於湖北的郢(今江陵紀南城)建立強大的楚國，並直接領有兩湖與贛、皖等地。另有一部份，按《後漢書·南蠻傳》“及吳起相悼王，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的記載，又發展成“洞庭蠻”與蒼梧越”這兩個民族群體。

逮漢代，憑《後漢書·桓帝紀》“長沙蠻叛，遣車騎將軍馮琨討武陵蠻”的記載，且復出現“長沙蠻”與“武陵蠻”。到三國時期，按《三國志·吳書》之“由邑侯君長”。南朝，《梁書·張纘傳》之“零陵、衡陽等郡有莫瑤者”。隋代，《隋書·地理志》之“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瑤”，等等材料，其中《吳書》中的“由”，為瑤之一種異號，即又出現有“由”(瑤)、“夷蜒”和“莫瑤”等族人。再進入唐宋，原徙湘西至鄂、黔、川界沅江上游的武陵蠻，這時又稱作“五溪蠻”。出現土家、苗、仡佬、瑤諸原住居民。

於正南方，其五嶺北的湘南，五嶺南之粵、桂及海南島與越南，東南方之贛、皖、蘇、浙、東南沿海的閩、台等地方之原住居民，歷史上都是一批以“越”稱或泛稱“揚越”、“百越”的遺民。其中：

於兩湖、贛地：憑《國語·鄭語》載“華姓夔越”。《史記·楚世家》載熊渠“乃興兵伐庸、揚越至於鄂，”載成王熊惲“鎮爾南方夷越之亂。”可見居此地也有越、揚越、夷越等稱的遺民。

於嶺南地：據《竹書紀年》載“越裳氏來朝。”《呂氏春秋·恃君覽》載“百越之際”。《史記·南越尉佗列傳》載“略定揚越。”《史記·秦始皇本記》載“略取陸梁地，”“築南越地。”《淮南子·人間訓》“殺西嘔君澤吁宋。”《史記·趙

世家》注引《輿地志》載“周時爲駱越，秦時曰西甌。”正義注：“按屬南越，故言甌越。”可見此地是居住著越裳、百越、揚越、陸梁、西嘔（甌）、駱越、南越、甌越等稱的遺民。

於贛地：憑《史記·楚世家》載“鎮爾南方夷越之亂，”“於是楚地千里。”是地居有夷越（即揚越）。

於贛、蘇北、皖南地：按《荀子·勸學》載“干越，夷貉之子。”《史記·貨殖列傳》載“與閩越、干越雜俗。”是地居有干越。

於蘇、浙地：按《竹書紀年》載“於越來賓”。《逸周書》載“於越納”，“東越海蛤”。《吳越春秋·闔閩內傳》載“南伐於越”。《越王無餘外傳》載“歸還大越。”《戰國策·趙策》載“甌越之民也。”《吳越春秋·吳大伯傳》載“自號句吳。”是地居有于越、於越、東越、大越、甌越、句吳等稱的遺民。

於閩、浙地：憑《周禮》、《山海經》之載有“七閩”與“閩”。《史記·東越列傳》載有“越王無諸及東海王搖，”“東越狹多阻，閩越悍，”“乃立搖爲東海王”，“世俗號爲東甌王”。“因立餘善爲東越王。”是地居有七閩、閩、東海、東越、東甌、閩越等稱的遺民。

於閩、贛、粵邊境：按《漢書·高帝紀》載“南武侯織亦粵之地也，立爲南海王。”可見此地還居住著以“南海”爲稱呼的遺民。

於台灣島：按《後漢書·東夷列傳》載“今會稽海外有東鯤人”，或“夷州人”與“山夷”。此地則居住有東鯤、夷州、山夷（即今稱高山族）等遺民。

逮東漢末迄三國後，於湘、粵、贛、皖、蘇、浙、閩等